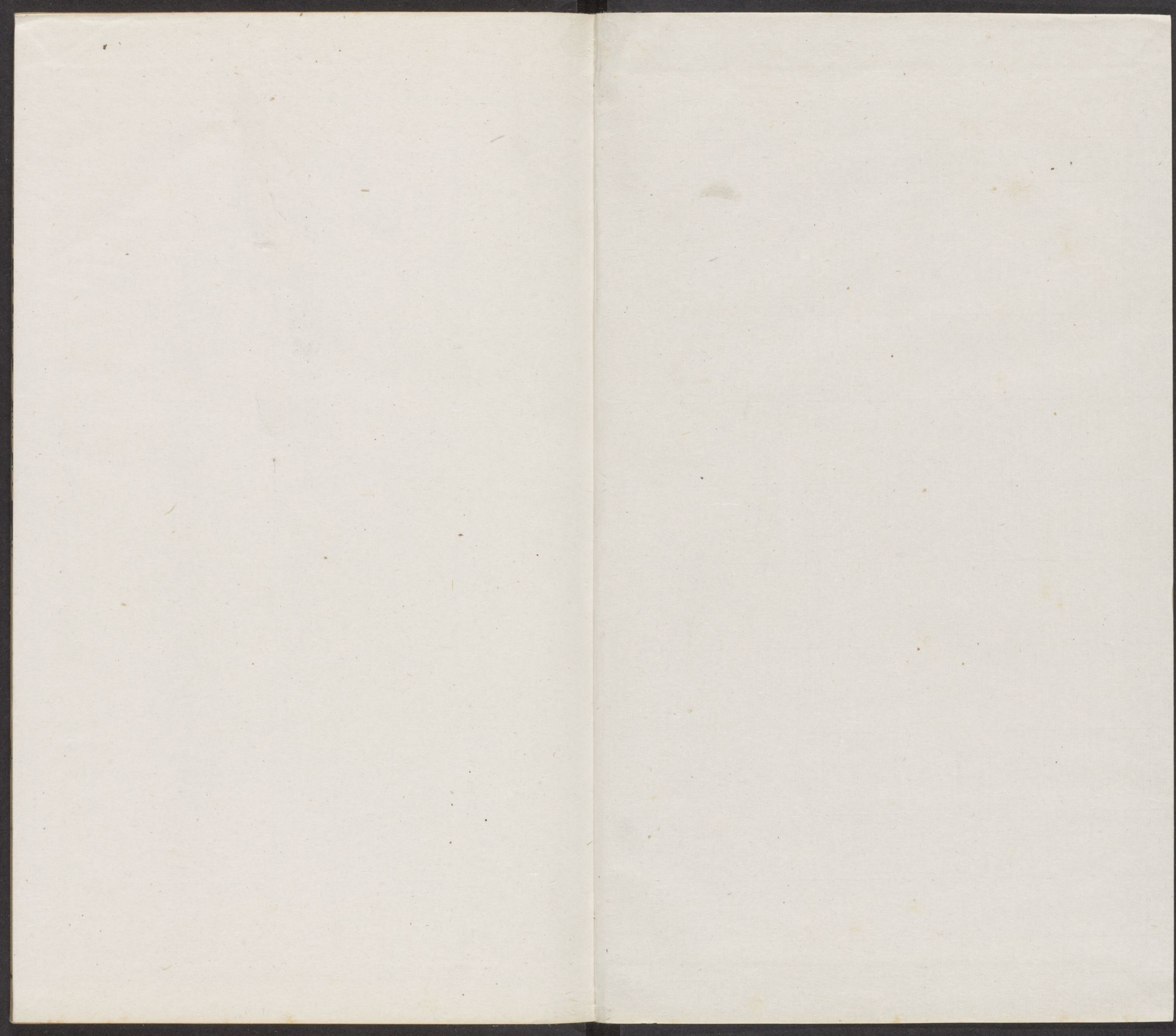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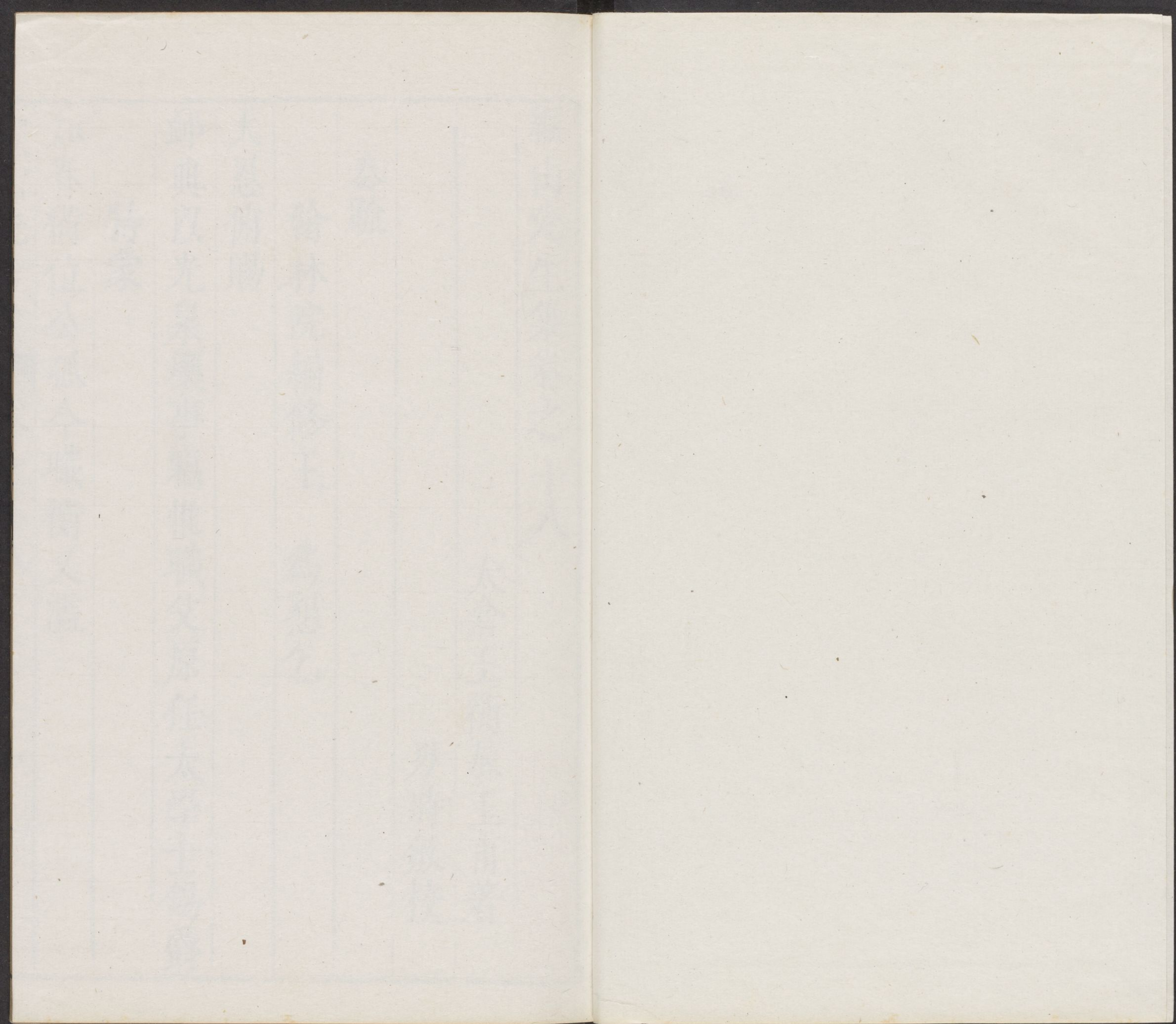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6 1940

16

T 5427/1122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奏疏

翰林院編修王 爲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泉壤事竊惟職父原任太學士錫爵

特蒙

知眷備位公孤今職衡又濫

寵掄綴班侍從舉家自老至幼但恨乏仰酬之力豈宜言陳丐之私惟是職母朱氏佐職父學四十餘年勤勞終始屢膺

綸封至一品夫人萬曆二十六年七月病故

伏讀

大明會典一款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職母視例似爲相應本合具疏

上請但職父居常自謂待罪數年無功有愧病廢以來日惟杜門內省以爲補過之地久踈

闕廷起居方深悚息念非父母大事不敢瀆陳而自職思之則有萬萬不能安者蓋職母卹典在職父爲家室私情不請實爲引分而在職爲母子至情不請則類忘親幸瞻

尺五有例可援而顧噤縮不言誰爲陳達

國恩未鬯淺土難歸異日無以見母于地下矣蒙慙觸法亦何敢辭查得先年大學士呂

綱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本妻封一品夫人夏氏病故該禮部題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還加祭一壇職母與例亦
似相同卽加祭出自

特恩非所宜請而祭葬載之

會典能無覬覦伏乞

聖慈俯憐

勅下該部查例議覆上

請則職舉家世世戴帷蓋之

恩世世結環草之報職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萬曆二十九年七月

日

翰林院編修王 爲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回籍遷葬事臣自蒙

恩賜第以來授職四月進館未逾旬時上之

主知未酬下之師模未習正臣夙夜勉強之日

何敢言歸惟是臣母背棄四年尚在淺土

而藁裡未具榮宦自如言念古人不葬不

除之義自循衣冠心痛前于七月中具疏

請母

卹典止欲藉尺寸之榮爲葬母地也原擇于十月築墳十一月造壙今期在旦夕送死大事人子非身親料理毫髮有憾啣恨終天况臣父爵衰老殘廢止臣一子相倚爲命近八月間又以瘡痢並作久未痊可時刻望_臣之歸臣既不能使三尺孩孫代_臣事父若反累七十老父代子葬母於心何安此_臣所爲踟躕涕泗而不忍于不言者也伏望

鑒_臣苦情特與給假俾得早營母葬以畢此心皮骨幸存報國有日臣不勝哀懇待命之至

遷葬假呈

翰林院編修王 爲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回籍遷葬事職係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中萬曆二十九年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猥以蓬茅之賤置身法從之班揣已無一長授官甫三月何敢言私

上之

國恩方新下之

師模未習何忍言私惟是職母

誥封一品夫人朱氏于戊戌年見背以時日之
不易權厝淺土者四周頃始相地興工擇
在今年冬月安葬而職乃於去年服除之
後勉赴公車所爲不葬母而出者蓋一以
職母榻前遺命希酬此未了之宿心一以
職母生授榮封尚冀請未沾之

思數縱使與制科之列亦可無半歲之淹屈指
歸期未妨襄事不圖策名于仕籍偶然羈
跡于禁林去住旣不自由榮寵反爲罪府
追惟古人不葬不除之義凜凜謂何而職
遂衣繡策肥步武玉堂之上在往日借功
名爲葬母地猶曰有辭今日棄未葬之母
而戀功名是可忍也將母骨一日未歸則
職心一日不安此心一日不安則職業一
日難盡而况職父大學士爵今年且望七

雙影自憐自失臣母以來相倚爲命止職
一子飲饌非職調不甘藥石非職嘗不進
逢知思子而及母將必觸喜而成悲展轉
憂思或至成病竊惟人子之心一也而職
養生送死并在一身實與他人不同職旣
不能使三尺之孩孫萬里之僮僕代職事
父而反累父親臨魚菽之筵獨灑松楸之
淚代子葬母則生死兩負初念已違非但
無所藉以報親抑無所資以事君矣爲此
臥不帖席直以情苦上申伏乞爲具奏給
與寬假俾得早營母葬以安子心并以安
職父之心頂踵若存圖報有日爲此具呈
須至呈者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日

請停止稅監增兵疏代

前某日發廣東稅監某疏請於香山澳加
兵防守臣謬擬

旨云

雖不蒙

批發而默行停止仰見

皇上從諫轉圜之美臣似可以無言顧兵權所屬關係非小比歲如山西遼東湖廣稅監私自募兵不已復請增兵及今廣東而四跋扈之端已見于此一旦養成禍患非但臣爭之不得卽

皇上欲收之不能臣敢及今爲

皇上昧死言之臣聞兵權有國之司命隨權之所聚則亂從而生蓋內外互有之而內臣爲甚自古外臣如藩鎮之強尚時起時滅而至于漢之王甫張讓唐之魚朝恩李輔國田令孜等爲國蝨賊則天子扼腕不敢問而究且以危亡隨之我

太祖高皇帝鑑于前代以故散處兵權不使聚于一而防內臣尤嚴嘗曰此輩當使之畏法不當使之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則自無宦寺之禍此非謂外臣必賢內臣必不肖也蓋

我朝法度外之兵部五府撫督總兵諸官大抵
調遣者分鈐轄之權糾察者又分調遣之
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司之卽稍有恣
橫不如法者下咫尺之詔而大帥束身歸
命莫敢枝梧所以指臂相使安瀾至今若
夫內臣不然兵一隸幕下驕豢逾等執法
不敢呵主計不敢問無已而朘削百姓無
已而凌抗官長又無已而迫脅朝廷勢之
必然何足怪焉蓋外臣馭兵如吏之于民
內臣馭兵如主之于奴民不盡制命于吏
而奴自然委命于主內外輕重之勢原自
不同我

皇祖世宗深知此弊盡革各處鎮守至今歌誦
聖德以爲首稱

皇上威斷如神同符

皇祖乃一內臣也昔在內今在外已爲無鎮守
之名有鎮守之實况甚而與之以兵權乎
彼王甫等給用城門校尉兵李輔國等領

神策軍直狐假天子之威而已至于不可
制若使內監自有兵而自用之吾不知其
何如也漢唐勿論正統間曹吉祥從子欽
以禁軍三千人戰于

闕下鍾簷爲之震驚彼

輦轂之近而敢于稱亂如此若使之縱橫闔外
吾又不知其如何也長此不已彷彿以漢
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權兼二代禍亦
倍之覆轍昭然不可不畏如以鑛稅籍口
乎

皇上試觀數月以來亂者數起皆由民窮民憤
無聊不平之極原非爲某地爭鑛某人漏
稅而藉兵以防之也就如有爭鑛漏稅之
民原議就近移置兵衛自足辦此亦非必
添設內監之兵然後能彈壓也若曰于鑛
稅之外別備非常該地方官責任不輕防
禦宜審非盡不能憂而煩內監代爲之憂
也故凡今稅監之題請兵募兵者于國計

民生斷無分毫交涉不過借此以竊弄威柄欲爲其所欲爲耳亂萌一動已之實難姑無論其大者卽如香山澳番舶往來彼此兩利一旦赫以兵威增其稅課必至居人罷市遠夷生心臣猶記嘉靖中年倭患止因海上貨市小言至于流血遍野竭左藏之蓄積而後勝天下事之易動而難安其左驗矣以宗社之憂若彼以邊境之憂又若此伏幸

上超然遠覽熟察于聚散治亂之大原自此以後稅監有以增兵募兵請者或卽行撤回或痛加詰責以杜窺伺之端塞凌夷之漸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悚惶之至

同門請溫太史座師啓

伏以祥開奎壁欣分賁采之光澤沛文瀾正協需雲之候幸龍門之托跡欵鳳閣以迎車薄展讌私少酬慈造大師柱溫老師老大人閣下西吳靈氣北斗高名逶迤白玉之堂已佇調乎商

鼎炳耀青藜之火先借照于虞門提來藏室之
鉛黃閱盡宮城之桃李何圖鄙劣亦荷甄收擔
簦而見大人賴金蓮之前導解褐以事君子班
玉筍之後塵連茹江茅豈盡副明堂之薦不材
社木實曲成大匠之斤子弟之籍旣登洗腆之
誠未效謹詹五月 日朱明應節茂豫維時亦
有野人芹藻之將用敘中泚菁莪之喜觴前浮
九節敢布香殿之金莖扇底展七輪肅遲瀛洲
之仙駕負墻而俟奉席以從瞻黻彩之自天仰
托素絲之質聽珮聲之出直弘敷絳帳之春某
等曷勝庇籍光榮之至

餞行請啓

溫座師册封萬安

維月之十七日珮珂出直駟牡首途金函玉節
煥生原隰之光彤管黼裳映發山河之色共款
皇華于周道思回日馭于襄城某等望履方新
執鞭未獲儼宮墻之萬里懷驂御于各天濁酒
素竿敢暫緩使車之下清絲急管尚無稽王事
之程仰冀台慈惠臨餞席某等無任榮感延佇

之至

餞行請啟

王座師言事謫貴陽

維來月之日法仗暫違軫車遄發寸衷含赤卷
七襄雲錦之章片簡長青繫九鼎桐絲之重謝
禁垣而慷慨臨祖道以盤垣某等甫奉橋衡遽
瞻行李雖尺五輝輝之白日終不遠乎賜環而
二三落落之聚星恐難期于合璧庭梧未實且
延鳴鳳于東郊塲藿初生願繫白駒于空谷伏
惟台馭俯辱餞延某等不勝欣仰榮籍之至

公請大座師馮少宰啟

伏以世運兆文章衡鑑顯真儒之用吏治先經
術新蘊觀多士之成掄才拔十以無遺矢事在
三而勿替鴛鸞載序均沾賁采之光樸棧可材
用卜需雲之候敬秩初筵之籩豆欣承在浚之
干旄道仰顒觀光希下濟恭惟大尊師門下任
天下重爲帝者師名世再來五色紀書雲之夢
傳家滋大三槐徵指日之祥厥初登宴元獻之
制科尚未及賈洛陽之年少文章則行當行止

當止渙風水之大觀器局則淆不濁澄不清湛
江河之雅量詞林獨步泱泱表東海之風藝錄
再傳籍籍貴長安之紙落筆搖五嶽意猶薄夫
蟲雕談笑取三公志獨甘于人後頃小試旋轉
乾坤之手于夫銓綜流品之時亦已功收補牘
之餘政舉除書之外輿望佇調乎商鼎帝心簡
闕乎虞門懸冰鑑以甄收茅征庶彙握璇樞而
冶化菁障狂瀾相士苟得其真卽驪黃牝牡之
羣畢歸皂櫪取人不求其備使薑桂參苓之品

咸駐藥籠更爲揭浮習于片言直足起衰文于
八代苟未飾青黃之木皆曲成匠石之斤佩嚴
訓以如新仰台階而尚遠茲當中外選除之日
實關門墻聚散之情蘭臺石室之員冀聞奇于
問字百里專城之寄覬學道于爲邦沾餘馥以
皆馨積消塵而成敬維其偕矣式燕綏之謹詹
月之 日綺節迎涼高天戒爽兼收秋實適當
萬寶之成爰就雲章敬矢七襄之報鳧鍾鏗于
東序聊以寫心鶴益集乎春臺敢言授粲槐風

瑟瑟和高韻于在陰薇月沉沉永清歡于卜夜
燔兔首而斯薦歌魚麗以相酬假茲芹藻之將
薄敘菁莪之喜伏望朱軫夙駕絳帳遄移油然
時雨之膏教聿神于過化臨若秋陽之曝道且
得于目存庶幾羞稱管晏之心勃興接武夔龍
之日望不虛于聽履榮倍侈于登門延遲有嚴
頌揚莫旣謹啟

同門請王黃門座師啟

伏以運逢來泰彙沾賁采之光道協顒觀共卜
需雲之候幸登龍而托迹款鳴鳳以臨輝薄展
讌私少酬慈造恭惟大師柱王老師老大人臺
下人倫弘鉅世業崢嶸赤城建負日之標駿譽
已馳花甸青鎖奏補天之績鴻聲直上楓宸間
簪殿陛之管彤遍閱宮城之桃李豈期謏薄亦
荷甄收許身未比南金猥辱丹螭之高價得士
喜同貢玉遽開白獸之芳尊連茹江茅豈盡副
明堂之薦不材社木實曲成大匠之斤子弟之
籍旣登洗腆之誠未效謹詹五月 日朱明應

新山先生集 卷之十八
節茂豫維時感在野萍蒿之恩敘中泚菁莪之
喜觴前浮九節仰隨香殿之清塵扇底展七輪
肅遲錦江之法駕負墻而俟奉席以從瞻畫省
之衣冠幸托素絲之質聽掖垣之珂珮同分絳
帳之春某等曷勝庇籍光榮之至

請養歸謝閣師座師啟

恭惟老師臺下覺在民先道爲世表第一流人
物曾奉清塵十三國大風許賡絕調時身尚在
宮墻之外而心已游堂室之間不意垂老之制

科果出大賢之門下廷綸繼及總叨神化之丹
青館彥趨陪重辱宗工之削墨雖慙踰竊幸有
依歸含沙在後而不驚糠粃再前而不懼顧嘗
恨以一念倚間之戀每奪十年擔簦之恩惟老
師愛其子以及其親在不肖藉知我而兼生我
屬者一夔當路三禮告成豈無將命之行人遽
及執經之弟子儒生駢駟赴原隰以馳驅游子
衣冠望里門而至止更以覲親之私假躬逢憲
老之上儀歸橐克少府之金調七餘大官之膳

新山先生集 卷之十八
茲蓋老師同人爲善俯分羽翼之功錫類施仁
施及鳥鳥之隱此某所爲伏子舍而感二天對
使華而心萬里者也受恩若斯稱報曷以惟願
漁樵海上無忘北闕之書兒女燈前共繡平原
之字邈生平之分誼敬保歲寒尋別後之嘉言
益履日省車輪四角縱自後于鴈行廣廈萬間
庶無慙于燕處謹啟

謝閣下啟

恭惟相公老師台座下望崇岳降量托河深杓
柄轉北辰合陰陽以爲德鏞鐘列樂序欽禮樂
之在躬恃直道以格天表清風而勵俗茲者升
躋上鼎涉伊傅之新班妙簡前旒崇其盤之舊
學不茹不吐丙魏合爲大羣善斷善謀房杜成
其旣濟此君子拔茅彙征之日豈曲士係匏不
食之時但天上袞衣雖幸夔龍之在望而膝前
彩袖終憐鳥鳥之未酬一喜一懼之年心欲自
割且仕且養之孝身所難兼用茲仰籲于九閭
更望曲成于片語情深哺鳥伏子舍以徬徨恩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八
許放麈賴聖朝之寬大倘耕田綿上匹夫得遂
其私則擊壤海隅孺子敢忘其報

與同館訂志

蓋吾聞農有畔工有肆言無詭事無易羣萃州
處終身不離猶得以殫厥心竟乃藝况吾黨以
聖域賢門爲畔以蓬閣芸臺爲肆甲乙奎纏尺
五冊地簡從政之煩仍樂羣之義周野竭來商
鼎行寄無寂可書有志應茲惟人之志德業所
宅志岐而岐志的而的志十里而十志百里而

百徑有廣袤路有夷塞縱橫多方惟志之適方
吾儕藁居葦門讀書誦詩尚論良史之著作剽
聞上相之勲彝莫不寢寐思服恍惚見之或慨
然欲俎豆其間而喟然扼腕於逢時及一旦金
門玉堂發揚羽儀濃艷薰心駘蕩難持耗筆以
待橐書而嬉芻狗往籍弁髦前規席貴彌驕處
閑斯頽頭白有日汗青何期曾不如一命之吏
比閭之師胼胝手足勾校簿書亦可以剷除浮
傲發臯才智而爲吾之所欲爲豈詞臣之職端

使然歟則此志之善移試瞻斯堂煌煌訓詞忠
讜敦龐不啻耳提鬱多國禎實稟 皇慈卓冠
倫魁爲臯爲夔豈伊異人惟志所希月之吉矣
冠佩若若罔不在初旅進而酌謹矢此心與我
友約立志欲高以樹垣城高又欲實以就檢繩
立志欲廣以開宮庭廣又欲約以固緘籐赤子
之心乃胎大人處女檢押爲名公卿百惟閎鉅
要本一真文章非聲功業非影言道非道標行
非行如木斯殖晦根土中其葉沃若自能雨風
根之露矣於何不窮百尺之枯等於秋蓬差之
毫釐慎所適從童昏囂訟殘忍墨沓凡諸不數
非爲我設卽其氣槩千古辯驚四筵馳騁以狂
挾儒而禪於心未安且願舍旃世語雷同毀譽
何極惟志難欺皎若白日播間厭飽孰辯所自
惟志難昧耻若撻市乘良齒肥斗筲易餘惟志
難酬道滯茫如崇階撫仕指屈可待惟志難如
此日不再先聖有言學以爲己我有一言守以
終始非恍非惚實愚且鄙吾斯未信所志而已

莫峻匪山企其齊而登高自卑庶其躋而無負
我君無負我師有短自攻有失互規吾敢敗
羣君寧遐遺二三同志降心聽之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九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祭文

祭董青芝

代父

禍福相倚忽如轉轂蚤發之花再實之木風霜
瘁之蠹穴其腹死不待老一何浮促君祖我師
惟帝后夔鴻名碩功造福孔夷簪組世耀綏
逮孫枝惟君國噐白圭朱絲開照詞林攬秀藝

惟精神炯然如囊處錐一戰而霸三鼓未衰寸
穎迅驅萬象爲開洵都且美多藝與材延英建
禮于焉徘徊一鳴驚人掛冠歸里樸滿自戒載
戢盛侈求榮得辱駭浪橫起陰陽中賊神錯氣
否嗚呼哀哉我哭我師時維暮春維君兄弟聲
名嶙峋且弔且慰曰有後人無何季天弟襯兄
迎勞勞送死并殉以身慶弔相隨無已太頻華
屋鬼瞰弃骨犬狃助歲爲害蚩蚩之民先民有
言死欲速貧緘詞酌之淚浹沾巾

祭潘印川司空文

代父

昔人治河欲令北還今藉以漕若喉與咽瀆之
爲義達海必專今合大淮益以百泉慄悍蕩滴
數倍于前今上之初洪水用堙河決北走淮決
東穿簡用潘公荒度是肩千里之內足迹遍焉
討論遺策惟平江瑄人力濬河不如棄捐譬之
畫脂終不可鑄宋嘗用之功用弗沿以水濬水
且灌且湔水行地中順其性然有物束之道乃
不遷循河南北于淮東堦于畚于鍾壘阜蜿蜒

遙邇相附以迴以漩前後出入踰二十年不知
其功萬艘間間士炊陳粟鼓腹便便嗚呼哀哉
萬里濁流有泥如饅日錙夕銖亦能塞川幽賁
不通膈滿腹堅豈不念此計無百全事窮而變
因勢作權若先擾之贄責萬千不能爲時黃髮
無愆嗚呼哀哉天災流行洚水潄至汎濶無極
如人客寄浸淫園陵松柏憔悴上憂聖明當宁
而喟旁求嘉謀討論故事公于斯時奄忽厭世
築室道旁功是用躓盍問工師何害何利維時
一老胡不憇遺嗚呼哀哉公歷三朝獨爲元臣
凜凜如秋藹藹如春晚在漕渠屈而復伸胼手
胝足殆于沒身苴罽補敝以俟後人匪言之難
任者苦辛公雖云亡昭昭者神乘雲馭風呵叱
星辰何不速駕翱翔河濱鞭箠雒陽侯數其不仁
河淮歸休兩岸生塵陵寢不驚惠此萬民緘詞
酌公不覺諄諄公如聞之不笑以嚶嗚呼哀哉

祭季竹隅廉憲文

代父

嗚呼哀哉白駒決隙野馬驟空夷餓顏天視天

夢夢孰如公之駿福而大年考旋而今終等王
孫之曠達齊陶令之從容啓手啟足歸全鴻濛
身雖莫贖涕將安從所惜者天不憖遺一老使
之挽澆薄而敦龐惟是俎豆寄于桐鄉而芹藻
待于學宮懼著龜之不靈澤傳世而易窮緬惟
明德如宮鼓鍾公不自言人能知公曷知公操
六年袁州近火勿焦曷知公仁狹狹旣誅沸釜
弗薪曷知公直冷面喫人怨不蔽德曷知公廉
葛衣以歛遺經在函世之惰窳俗之敗圯長反
少讓士與隸齒猶庶幾畏彥方之知式庚桑之
里聞杖則趨望履而起而今竟已矣嗚呼乎天
道之不可問兮前旣奪吾子期獨靈光之巋然
兮復棄我而如遺將元氣之不可攬結兮何老
成之遽萎與巷市以同痛兮亦吾私之足悲某
某之生也輩行後公而公辱以肝膽見推迨于
父子三世受知情誼不薄且譽且規建午之月
不疾而吁沐浴告終飭巾待余曰將觀化反于
吾初余笑謂公生亦不惡蟬饑蝸飽總不離殼

卽此腥醜是名淨樂飲之食之公幸勿却豈日
車之旣駕今曾不可乎少延指涼風以爲期兮
乘白雲而上仙忽羽葆之西流兮燦箕尾之列
懸顧余勞生猶未息肩孰是範模孰是陶甄今
或推爲後生之長而悵乎其若昧抑或橫負以
蒼生之責而瞠乎其不能以自前公乎公乎生
死我憐靈而有知聽此一言

祭張起潛憲副文

代父

嗚呼日月不淹久喪國珍祖載自茲旒車麟麟
則學宮之芹藻不知經幾春秋而桐鄉之俎豆
且化而陳陳矣自惟閱世憶我同升車馬憧憧
日舞長安之市而兄獨短衣長耳囊襜被以遠
巡然未四十年吾見游龍流水之門過而不睨
者半矣而畏纍之尸祝方鬱鬱其如新蓋居今
之時非世仕宦非名公卿而得此于鄉邦者亦
已少矣旣公論之久定而何待余言之云云仰
兄墓石實余執筆彼曝腮而朶頤者倘怪兄之
谿刻自處而疑予以過情今兄之沒又十五餘

年矣試觀兄之子孫猶能枕經味史于公庭案牘之外而知未斬君子之澤抑或支離迫迨于寢丘之瘠壤而益以微清白吏之貧此亦足以裕後昆式晚進矣而余庶幾其無媿于斯文自茲以往茫茫松區宿草浮塵此賢愚之同盡而何獨于我子乎含顰也

祭邵玄沙文

代父

吾見先生如病木之頽唐跛鶴之徙倚者十五年于茲矣而德以老而益邵神以癯而愈清凡

夫素王之微辭柱下之奧旨隻字剖蒙片語發節類皆其晚歲所刪定而發明卽其囊底餘智尚能含軒漱岐凌倉望扁而十室之外不聞其名今天下博物洽聞之君子蓋亦有矣顧孰如先生之形骸槁木而大小叩以俱鳴又孰如先生目視昧昧足步索索抱膝偃處于尋丈之內而迄無呻吟愁嘆之聲此其所得有過人者而寧惟是擅一得于明經蓋古有御史大夫跪授濟南之簡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此非其所

經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受者貴歟而今也腹笥口鐸曾一飽之無日而
卒老于諸生蓋後世少貴而老賤吏貴而士賤
詞華貴而經學賤爲日久矣而公處此三賤之
勢而猶能使長吏式閭學士問竒表表其如是
者則斯文之尚未墜地而庶幾寄興起于後人
小年大年爲身爲名蓋先生之壽也久矣而獨
介然以久特稱也耶

祭王崑崙山人文 代父

嗟乎游道之辱甚矣士皆藉龍門青蓮之口踵
濟南瑯琊之腓以舌爲鋒以氣爲機宛轉鳴嘶
忽而齧蹄尋常杯酒驚濤怒磯使人名附而不
能釋心怵而弗敢違顛倒爲用無脛而馳若而
人者吾見其虛往而實歸矣而君獨彼我雙遣
喜愠兩遺博而不辯高而不危酒天爛熳浮家
宴娛矢爲詩歌不主一詞嬉怒笑罵墨花離披
其樂也興廣而志深悲也貌瘁而神怡眇眇乎
若春山淡冶而欲笑翔翔乎若空絲綽約而自
飛未嘗縛小乘之律而祝巨子之尸固宜其足

迹所至僅僅餐武昌之枯魚囊長安之稿葉攬
洞庭之窮波飽五臺之乾雪而畝頭屋角曾未
有所增益以爲子孫之遺蓋其取資于游者薄
矣而海內之名儒鉅公卓犖而好古者皆愛君
重君以先死托君此不愈夫名附心怵而謬托
爲相知者耶余也不佞顧辱君于騷壇酒社之
外以風義收之五月過我自歎吾衰健不如犢
往來無期桂老菊斑醉我一卮曾相別之幾時
遽無疾而長歸也緬惟高尚今誰庶幾我愛孟
子風流我師昔之頌襄陽者曰文不按古匠心
獨妙行不爲飾動求真適游不爲利期以放情
吾將借此頌君使後世采風者得俎豆兩先生
于葦江之湄而君亦可以聽然而受之矣

祭江纒石中丞文

代父

大明中天寰宇晏如惟西南疆窟穴群狙蠢茲
群狙鼓唇奮鬚或跳于林或嘯于途於赫斯怒
六師躍躍篋箠蒙霧久逋天誅乃簡命公白旄
于于厥醜旣殲厥宅乃瀦蛇虺之場歸我版圖

猱狄之種奉我簡書策勲職方 天子曰俞有
臣孔武四國是驅何以予之丹書剖符一朝東
歸白馬素車凡百在廷引領以瀕公何時來秉
國之樞民之無祿碩臣云徂邦家之瘁有識歛
歔嗚呼哀哉公之閎閱累葉纓綬公之才猷當
代蔡著公在朝廷慶雲祁祁公在岳牧靈雨霽
霽太常紀功錫予孔時匪朝伊夕正位台司棖
棟中摧折衝焉資啜其泣矣豈惟吾私嗚呼哀
哉甲戌之歲我初識公意高一世人中之龍爰
來于吳惠澤融融猶敦故人物備禮崇于旌時
屏杖履俯同客歲之春沂潮而東辭曰憲老且
以珍從溝壑未先壯者告謝秋霜驟傾奔視不
暇生死之痛冥冥長夜一尊酌之聲淚俱下嗚
呼哀哉

祭王對南相公文

代父

遡公倬直以迨麻宣啟沃贊襄功在不言秉權
幾時身退道尊一日之霖百世勿諉前茲壬癸
政地落落余再召起欲前且却惟公一人爰斟

爰酌不以羨和而廢發藥爾惟日中天聽尚卑
用人行政揆宰是司朝廷清明官府宴娛衆正
彙征德輝藹而爭言憂危欲補龍衮逐臣纍纍
當此大蹇公也拂衣願與同遯巷牖未逢階陛
斯遠天下賢公比古大臣抑類諍臣重而不親
揣影得形終隔微塵人情參差反覆背嚮嗔或
鬪之喜或緣上無示異同厥朋乃喪不濁不清
以知公量政務叢委事機粹來亂繩紛絲崩雲
駭雷時然後言劃焉心開不難不悚以知公才

緬惟大臣不專一美前謀後斷陽張陰弛公抱
兼長次第就理道之不行不可遂止穆穆盛時
堂堂相謨不遇砥石光生相摩遇而魚水其又
如何人知其一不知其他時之徂今天地墨墨
嬰鱗求怒怒不可得羸角求去去不我克昔所
咄嗟反覆見憶虎豹守關狹狹余塲巧匠缺斧
巧婦無糧顧而太息羈魂徬徨公于此時寥廓
高翔豈忘先憂庶薄殮素于于里門飲食君昨
俄建東朝使節西鷺追惟忠言寵以特顧海

內歡喜如渴見霓回苦作甘 我皇庶幾鄙徹
于豐弧脫于睽司馬再入元祐可齊天不憖遺
竟此隕落爲箕麗天爲雨歸嶽誰揚仁風誰潤
枯壑萬日睽睽九原不作嗚呼哀哉余獲事公
詞垣左右晚參國論心迹俱耦所幸秉成獨在
公後襲公餘重稍釋罪負磨拂之詞百一見俞
求聞得閒公爲前驅建豎闕然進退畧符各天
一方而道不孤歌哭共之曾腹相告雲中鴈書
數臨海嶠邈其德音遽領凶耗辛苦遺忠薄海
共悼余豈有加聊寫我私椽棟無年苞稂焉資
生死百憂并集一時醜酒臨風有涕漣漉嗚呼
哀哉

祭曾植齋宗伯文

代父

自公射策大庭褒然蒼生之望積之十年爲時
甘盤爲世綺皓豈謂不遇遇恨不蚤緬惟詞臣
如玉在璞寂寞芝泥掩曖蓮燭霖雨未降雲漢
則章無功之功不可測量虎觀石渠巫史紛若
時維真儒乃折其角旃廈九重隔之釜鬻時惟

大人言乃格心講席既專宮端載署汝保汝師
勿離表著鷄鳴寢門退公遲遲夙夜敬共絃誦
委蛇穆爾師言佐銓典禮閔勞以政左右我子
踟躕卜相欲予且屯曰睠遺老以付後人羽翼
既成股肱有托一德咸孚九原不作嗚呼哀哉
遯公學問所得者大志道以趨如的斯破聲悅
文章浮雲事功卷舒元氣冲融大風蕭曹房杜
曰姑舍是孔思周情不遐有試奄忽歌梁道不
勝時唐虞三代想像見之汗不至阿衆所共許
用世傳經賸有餘語惟余不腆謬長教席弱息
晚成宮墻幸厠兩世之知臭味默乎天未喪道
文在茲乎公今已矣血胤斬然門生義故其徒
三千或火而傳或螺而肖非必韋平大業乃紹
虞淵赫熾如日且中公神行天庶幾無恫

祭陸平泉宮保文

代父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
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
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

老更寵以命使養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月實百
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嶽峙淵澄維公
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踈冥飛于終
或躍在初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絃爲君玄酒
爲母退也進基不課而最歷官七年坐致卿位
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啟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
罷官人謂太早匱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
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公未衰天之福公可謂
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心小偃仰林泉四十年多
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
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墻以趨半面爲師
片語作模間演三車以彌四教德返嬰兒羣狎
鷗鳥比聞籃筍時出近城子孫禘禘觀者填闐
以公神王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
條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
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霖雨之膏厥施
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
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嗛然者藐予後進是誨

新山先生集 卷之十九
是攜實仰先正鄙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
勉奉典刑

祭孫虞湖封公文 代父

嗚呼慶以善積豈必身值如彼力田父種子獲
生亦何常死貴其得得全全昌不爽厥則憶公
與余庠校頡頏垂垂腰圍便便文章百畧雜總
五經鏗鏘誰無雕縷公也才長誰無擊悅公也
辨藏磨揉自練如劍含光灑然奏刀寂爾處囊
老及歲薦伯已登仕蹉跎驥足竟後駒齒可以

一戰我舌在此僂而受命曰余有子膂力方剛
爲天子使教之鳩工教之作牧以有譽處惟余
之殺一豆一筇衍衍饘粥乃刑室家用表閭族
容歲之冬寢而弗甘父海以東子乃漢南猶來
無止啟夢而占栢堂森森差次五馬烏叱鵲喧
于拜堂下且喜且悲跪進杯竿載寵以來有皇
絲綸絲綸維何黃綬朱幡卧而拖紳二豎迸奔
逾臘度春乃謝行館入裘非修逾月非短父之
貽子君子之澤爲弓不售爲箕乃食子之報父

邦家之慶食子未豐收子則竟兩世誼深能無
槩然雖不百年其歸則全我哭以歌進此一言
靈其夷猶無墮情纏

祭馮勅齋翁文 代父

維南江翁號鉄御史慷慨千言已濱九死何以
不死公爲之子公時十三斧鑕負背齧血上書
請以身代搏頽而號聲震闕內 帝念孝子乃
原直臣豈惟全臣并全 主仁間關遠戍歸老
房闔夙夜祇事終始無越滌灑必親粥饘苟活

人情所難于公爲末公自發科以迄宦成歷年
六十稟于一繩純法純師是訓是行旣廉且善
自誠生明六計無殿六德允升介然懸車爲鄉
先生邦君乞言後進執經公退逡巡謝曰未能
迨啟手足乃免戰兢爲世完人以配閔曾億公
救父死不旋踵楔猱磨牙不難不悚晚來視身
不乃太重墜戶塞兌若珠養蚌能剛能柔君子
之勇游宦累世似耕石田僮僕苦饑蓋棺蕭然
乃睠三族乾餼或愆汝寒我袴汝突我烟能約

能施君子之廉豈無華望累組列戟其禮先亡
文將焉適斷斷孝廉先志思釋符彩孔揚令聞
日積不濬而長君子之澤世爭高談公也允蹈
深慈篤謹二氏所誚比臨大事瞥爾一笑百年
情纏如水破泡不師而證君子之道君子人歟
不得而見世趨日靡俗械多變凜僞雜廁心賊
目眩所自幸者識元紫芝重以姻媾仰同襟期
子孫共教耄老共規歲寒之盟寤寐矢之今公
已矣吾焉取斯匍服几前一薦素詞雖欲不望
其能已而

祭吳平山太守文

代父

余初知公實以文字公之知名則以吏治以所
長鳴卒以長誦直道而行罹此羅罟公論鬱紆
大命亦訖嗚呼哀哉公爲廣陵民譽遠驚大比
禹稷小亦召杜汝歌汝舞我粥我袴彼何人斯
嗔沓背憎乍賢乍佞萃此一身公則奚卹咎在
鼎鑪何以徵之道路之口身處脂膏嫵然多有
世人褰裳公也濡首世人塞耳公也胼手爰稽

民利五塘肇開決爾陂濕乃田汗萊通商集事
鳩工庀材有金如粟不以入懷有穀如山累茲
崇臺經營次興論建漸廣議濬海門議峙軍賞
不顧局旁或難其上百緩一急獨將安之有隙
之毒日增月滋奸商蠹豪有舌如箕百爾孱民
攀號焉施拂衣歸來小試治生五畝一丘乃秬
乃杭滯穗在場遺帛在籬含飴之餘以惠故人
余自賜閒畏見嬰組白頭門生相對楚楚憤不
可吞亦或時吐余笑謂公世事如許幸茲明農
從爾學圃五月不見頓爾溘然長才壯志盡委
夜泉公今逝矣竟何如耶薏苡不珠園葵自花
孝弟力田貽厥則奢駿發其譽尚大爾家所相
慰者如斯而已眼中茫茫逝者流水誰爲後凋
獨爾先死百年之痛罄此哀誄

祭顧冲菴司馬文

代父

辰巳之間島寇外訌鍾鼓弗揚東顧而恫疇咨
在廷孰奏膚功廷臣僉同曰惟顧公公之壯猷
兩試輒效其叅越籓有甲而噪藉公密畫馘彼

彪暴功成不言全浙有造其在遼左萬虜闖垣
雅歌壯飲名王夜奔玩弄狡夷如牧犬豚左券
在彼選擇而使固曰制閩不稟中指馮河非勇
閉戶非蔥羈馬在我旣弭其耳奏事萬言忌者
始囂當權萬鈞旁觀一毛樂敗撓成有聲嘈嘈
人謂我公終始乃事公曰實難去以明志吾言
不驗社稷之福寧我長才窘爾尺幅山傳內憂
羊公外睦忠臣有心永矢弗告暫緩邊籌命荒
土功求者愈迫應者愈慵角巾白袷歸我故宮

湖中鷓夷山下赤松酒酣耳熱慷慨疇酢遼陽
雪甚洱海波惡長鯨短蜮毒霧噴薄么麼七尺
不任咀嚼顧我阿游欵段躑躑人生幾何兄弟
孔樂絕口世事我邀以遊如聞姓字尚走夷酋
數窺朝宁司馬在不有翁矍鑠亦藉老謀忽焉
淪喪緩急焉求百年畜艾竟委蒿丘嗚呼哀哉
某托年藉四十許年尺短寸長不我棄捐賞其
貞孤謂拙爲妍公之歸田先後相逐急難兄弟
如救頭足犯千里浪似赴比屋今我不見三年

于茲以公不來悠悠我思俟愁之間鼓柅于邁
愁何窮期公命不待嗚呼哀哉猛虎隕山憂我
藜藿蠢茲鹿麋不死焉托匍匐几筵老淚不禁
長淮湯湯知我此心

祭唐抑所詹事文

代父

追惟闔茂之歲公首廷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
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厦疇咨承華
啟沃且領宮寮且貳宗伯旣殫厥躬且以人事
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大治而造士蓋極人間

之榮貫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
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契
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
予假淑問戕戕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
日昇海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巖
築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
榮履盛幾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于九
京也耶當公始進余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
日第見公爲諸生時响响讓言循循讓步好不

旁錯交不外驚則以爲處子之守面如削瓜行
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
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譽日新余歸十年耳之所
聞十倍于前有謂公雅志經時於一切朝典世
務如必游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
深居養晦而苞苴逆屏于萬里之外者有謂公
綢繆親故竟日笑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此其
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
焉殆智圓而行方形弱而神王者耶今物望孚
矣夢卜人皆且旦夕符矣乃一旦藏雲畜雨于
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留于天
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
長嚙也

祭許敬庵司馬文

代文

惟公筮仕四十餘年清而不濁在涅滋堅清真
寡欲冰鑑斯照秉心塞淵牝駮斯效關西學鳴
公操之衡桂林風清公樹之屏爲牧而牧爲撫
而撫浸及苞稂化比膏雨閭閻隱恤壇場遠憂

衆所忽遺公是詢求畎畝塗泥車撻胼胝衆所
褰裳公必身履徘徊卿寺及貳留樞罔不夙夜
以副馳驅咫尺台階曷不少待納履而歸畏途
有戒蒲輪不還箕馭如駛梁木旣壞榱棟曷倚
嗚呼哀哉邈公之素善不近名誠能動物清反
畏人實政在官實行在鄉孰培其源學問日將
維學之衰邪說簧鼓儒釋紛揉律破文舞援神
稱天有喙三尺躬之不閱披猖狼籍幸有真儒
攝衣登壇如撲燎火如砥奔瀾具曰予聖翻謂
參魯文之未喪論定千古是謂不朽匪惟立言
信而可徵有平生存惟我交君彙征之始藉之
金蘭不我遺鄙癸巳之春我趨赴召公來執手
予是誨導與子偕隱逸豫無期曾是不來悠悠
我思如何契濶竟爾奄逝我足不前我心若刺
束芻陳詞几筵已陳知己之感愴然如新

續
以
外
正
傳
卷
之
一
九

三
一

